

卷
四三

續
名
臣



歷代名臣傳續編卷之三

高安朱

漳浦蔡世遠

南城張江分纂

晉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九世皆二千石並以清德聞祖
續漢南陽太守父衢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
產弟年十五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及長博學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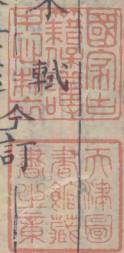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羊祜

一

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須眉善譚論郡將夏侯威異之妻
以兄霸之子州府交辟皆不就太原郭奕兄而心醉曰此
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
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
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尋遭母憂長兄
發又卒毀墓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仕魏
至給事中黃門郎封鉅平子武帝稱帝進號中軍將軍加
散騎常侍改封郡公固讓不受乃進本爵為侯泰始初詔
曰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譽譽正直其以祜為



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祐每讓不處舊臣之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乃以祐都督荊州諸軍事祐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祐患之竟以計令吳罷守于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始至時軍無百日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纔數十人而性頗好漁獵常欲夜出軍司徐育執桀當營門曰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羊祐

二

將軍都督萬里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自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後遂稀出詔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儀上表固讓曰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任內外每極顯榮之重夙夜戰懷以榮為憂臣聞古人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戒在過寵猥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于其身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肱清亮簡素。立身在朝。以禮終始。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不聽。及還鎮。會吳步闡以西陵畔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祐迎闡。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扼不克。闡竟為抗所禽。祐坐貶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祐還鎮。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羊祐

三

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以後。降者不絕。益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并吞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有畧吳二兒為俘者。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等來侵。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來迎喪者。以禮遣還。又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恩。率部曲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游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

者皆封還之。于是吳人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時謂華元子反復見事。詳抗傳。祜貞慤無私。不附結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詣祜陳事。詞甚俊辯。祜不然之。謂人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二

羊祜

四

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疏言。江淮之險。不過劍閣。孫皓之暴。侈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糧器械。盛于往時。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所備皆急。無有寧息。皓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平常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兼其俗急速。不得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

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餘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于後時哉。其後詔封祜南城侯。統五縣。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于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祜每登進。常守沖退。而名德遠播。朝野僉議當居台輔。帝方仗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然政事損益。皆諮訪焉。祜于勢利一無所關與。性慎密。謀議皆焚其草。凡所進達。人莫知其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羊祜

五

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其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祜不答。退告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此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能無憂盛滿乎。疏廣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太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

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會吳人攻江夏略戶口千餘家。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徙鎮荊州。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間。去已經日。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詔扶疾引見。乘輦入殿。無下拜。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策。祐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帝欲使祐臥。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羊祐

六

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擬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是日大寒。涕淚沾須鬢。皆爲冰焉。及葬。賜賻有加。禮贈太傅。諡曰成。南州人聞祐喪。皆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垂泣。其後襄陽百姓。于祐平生所游峴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祀。望其碑者。莫不淚下。因名爲隋淚碑。荊州人爲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詞曹焉。其仁德所感如此。祐立身清儉。被服率素。俸祿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

無餘財遺令不_■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墓于先人墓次_■于大司馬門南臨送焉初文帝之喪祐謂傳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性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耶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元曰漢文以來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元曰主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子而無君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羊祐

七

臣矣祐乃止然祐此論甚善恨此時不因此而并定天下臣民執喪之禮也祐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于世卒後二歲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羊太傅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祐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初祐少時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隨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以兄子篇為嗣王濬者弘農湖人恢廓有大志祐深知之祐兄子暨曰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祐曰濬有奇畧當恣其所欲乃可用耳既表留濬益州濬乃依社教作大

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
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及
奉命伐吳吳入于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
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先是祐獲吳間諜具知情
狀濬乃預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
善水者以筏先行過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
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瑣燃炬燒之。須臾融
液斷絕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自武昌順流而下。
初詔使濬受王渾節度濬舟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

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以是日入石頭孫
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收其圖籍封其府庫
軍無所私。平吳之後濬功爲鉅焉。

論曰孟子言可欲之謂善。張子稱善人者志于仁而無
惡。羊祐天姿醇厚使人疑于顏子。其善人者乎。是以德
所感不獨信于本朝。且孚于敵國。亦不獨洽于當年。且
流于身後。于以見秉彝好德。人性皆然而謂至誠不能
動物者。皆未嘗實修其德于己者也。夫德非姑息之謂
祐恂恂長者而抗議平吳毅然不少回惑。蓋取殘救民。

正古王者以德行仁之事。祐雖不逮，此要異夫煦煦爲
仁者已。其表留王濬專委以造舟伐吳之畧，可謂知人
善任。及對晉武則曰：吳平之後，當勞聖慮。又與山濤外
寧必有內憂之論，同一深識。遠見嗚呼！彼豈仁而不足
于智者哉。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羊祜

九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司馬師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惟預以智獲免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曰法者繩墨之斷例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則人知所避禁簡難犯則幾于刑措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取舍也詔頒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杜預

十

行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大畧謂上古之世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逮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皆疇咨博訪數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昔漢之刺史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相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至密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劣一人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之優劣分別以定升降

有枉徇者。則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已。事竟不行。會匈奴寇隴右。除預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石鑿時爲安西將軍。素憾預。使預出兵擊之。預以敵兵強馬肥。而官軍懸乏。須春進討。爲陳五不可。四不須。鑿大怒。奏預擅飾城內官舍。稽乏軍興。徵詣廷尉。得以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于籌略。會匈奴劉猛舉兵反。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闈。尋拜度支尚書。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

者五十餘條。帝皆納焉。時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卽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曆差舛。不應畧度。奏上二元乾度曆。行于世。孟津渡險。數患覆溺。預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衆咸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非河橋之謂乎。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巧。周廟歌器。至東漢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存形制。遂絕預。卬意造成。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

水螿預上疏以爲直救交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畜水餘皆決瀝令飢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畊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也帝皆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數朝野號爲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及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乃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耻賅不以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杜預

十二

實告孫皓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還遣劉憲代之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至計旬月不報預復上表曰羊祜與朝臣不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有利無害朝臣直以計不已出功不在身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

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帝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安。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陳兵于江陵。遣將樊顯尹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間。累克城邑。又遣牙門周旨等率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值歆軍為王濬敗歸。因隨入。歆不之覺。遂直至帳下。擄歆而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杜預

十三

還軍中。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于是進逼江陵。克之。上流既平。自湘南至交廣州郡。皆望風歸命。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人。牙門郡守百二十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初。詔王濬至建平。當受預節度。預以濬既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使受制于己。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時眾軍會議。以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水潦方降。疾疫或生。宜更俟來冬大舉。預曰。昔樂毅藉

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
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徑進秣陵。所過城邑皆降。孫
皓既平。振旅凱入。進爵當陽侯。還鎮襄陽。預以天下難安。
不可忘戰。乃勤于講武。錯置屯營。分據要地。又激用渚清。
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定界。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
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
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阻。荆蠻之所恃也。預乃
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常

自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刻二石碑。紀其勛績。一沈萬
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
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輒出諸將右。公家之事。知無
不爲。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接物以禮。問無所隱。
旣立功後。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
家譜策。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
此老乃成。秘書監摯虞稱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
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
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言濟

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但恐為害。不求益也。其後徵為司隸校尉。加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歎悼。謚曰成。預先為遺令。處置葬事。以儉自完。子錫嗣。

論曰。自諸葛武侯以綸巾羽扇之風。運籌決勝。嗣後如羊祜之緩帶輕裘。杜預之身不跨馬。射不穿札。並能御大眾。有成功。蓋發縱指示。智固在。追殺者上。韓盧雖鷲。豈能爭先于人哉。叔子寬和恬讓。恂恂似儒者。而元叟。

自謂庶幾立功立言。平吳之舉。釋例之作。不負平生期許矣。雖然。祜預皆魏臣。以功名顯于晉。預又襲封祖爵者。以是歎太上立德。洵非功業文章之士。所得企及也。預可謂自知而不自欺者歟。

慕容恪

慕容恪字元恭，東胡鮮卑人。燕王廙之孫，皝之第四子。儁庶弟也。幼沈深有度。皝以其母高氏無寵，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雄毅嚴重，每言皆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從征伐，臨機數出奇策。石虎以戎卒十萬攻皝，諸部叛應者三十六城。左右勸皝降，皝不聽，而遣恪率騎二千擊之。虎軍驚遁，恪乘勝追斬三萬餘級。段遼遣使詐降于虎，虎遣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于密雲山。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慕容恪

十六

大敗之，獲其司馬楊裕等，擁遼及其部衆以歸，出爲度遼將軍，鎮平郭。恪撫舊懷新，屢破高麗兵，高麗憚之，不敢入寇。常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所向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將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宜深委仗之。」儁嗣位，彌加親任，遣討冉閔。閔趣常山，恪追及于魂昌之廉臺，十戰皆不勝。閔素號驍勇，又所將精銳，燕將咸震憚之。恪曰：「閔師老卒疲，加以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可分軍爲三部，閔性輕銳，知吾軍勢不敵，必致死于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然後諸軍犄角攻之。」蔑不剋。

也。乃擇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其馬爲方陣而前，閔果

直衝中軍。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禽閔，斬于龍城。已而閔部將王午復自號安國王，午死，呂護因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降其衆。初，段蘭之子龕因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與儁書抗中表之儀，且數其稱帝之罪。儁怒，遣恪討之。恪引兵濟河，龕率衆拒戰，恪擊破之。龕友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使求之，則已死矣。恪大惋惜，遂進圍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兵法有緩有急，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背受患，者須急攻之。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應，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慕容恪

七

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龕雖憑阻堅城，上下戮力，若盡銳攻之，則數旬可拔，然殺吾士衆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分忘寐，何忍輕用其死乎？軍士聞之，人人感悅，遂築室反畔，嚴圍圍壘，樵採路絕。龕乃出降。因悉定齊地，留兵鎮撫而歸，以累功拜大司馬，錄尚書事，封太原王。及儁寢疾，慮子暉不堪承嗣，欲行宋宣之事，以社稷付恪。恪固辭。儁怒曰：「兄弟間豈容虛飾？」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詎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爾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儁卒，暉卽位，以恪爲太宰，專錄朝政。恪弟評

爲太傅。慕輿根爲太師副之。時根自恃勛舊。心內不服。欲爲亂。乃言于恪曰。主上幼冲。母后干政。俟畢山陵。殿下宜自取之。恪曰。公醉耶。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遺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根遂潛謀誅恪及評。因以篡位。恪知之。乃密奏根罪狀。誅根并其黨。時內外洵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擾擾。正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反自驚怖。先是呂護復據野王。潛通

于晉。聞雋喪。謀引師襲鄴。恪率衆討之。護嬰城自守。將軍傅顏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然內鮮宿糧。外無強救。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以離間其黨。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殺士卒。以徼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奔晉。尋而來歸。恪雖綜大任。而在朝兢兢循禮。進止有常。每事必與評議之。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虛襟待物。諷納善言。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

宜他敘。人以爲大媿。莫敢犯者。至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

遠官耶。初晉君臣聞雋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恪將取晉洛陽，先遣人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分遣其將攻陷河南諸壘，遂進克洛城。執晉將沈勁，勁不屈而死。恪因略地至嶧，關中大震，苻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及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于四海。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軍士有犯法者，密縱舍之。捕斬其首者，以徇。營壘不求整齊，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及有疾，慮暉闇弱，而評性復猜忌，乃召暉兄樂安王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慕容恪

十九

臧謂之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不能掃平秦吳，嗣成遺志，歿有餘恨。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吳王智略超世，吾死後當以此授之。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不可冒利忘害，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疾篤，暉親臨問以後事。對曰：吳王垂文武兼才，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恐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訖而卒。其後王猛入鄴城，令嚴無犯。燕民安堵，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為設太牢以

祀之。

論曰。自來偏安竊霸之主。雖因亂乘釁。亦必有非常命世之才。借之羽翼。如慕容恪于燕。王猛于秦。皆智深勇沉。曠暢時務。觀其運籌決勝。不啻指諸掌。亦一時之瑜亮也。恪生長深宮。而器識遠到。才猷練達。固遠過其父兄。當雋寢疾時。恪威命已行于境。恩信復結于民。託先君之命。抗弟及之禮。宜不難取而有之。然卒守臣節。百折不變。彼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以有天下者。直當愧死入地矣。

附秦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菴爲業
環姿博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
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
若無人溫大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爲民除殘而三秦豪
傑罕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
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徐曰
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欲與俱還猛還山見其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王猛

主

師師曰君與桓溫豈並世哉因辭不就時苻堅將圖大事
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如舊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
如昭烈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
新附之衆劫盜充斥乃轉猛始平令甫下車卽澄察善惡
約束強豪以鞭殺吏人爲有司劾奏徵下獄堅親詰之曰
政以德化爲先卿何酷刑乃爾猛曰臣聞宰平國以禮治
亂國以法臣不才忝任劇邑謹爲陛下除凶慝以安善良
始殺一奸餘尚萬數若以臣爲不能肅清執法者敢不甘
心鼎鑊酷刑之罰臣實不敢冒受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

是夷吾子產一流也。左僕射李威亦勸堅以國事委猛。乃赦之。遷尚書左丞。猛遂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卹困窮。立學校。旌節義。秦民大悅。由是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本氏豪。初隨堅伯父健克定關中。有功。謂猛曰。吾輩畊之。君食之。取猛曰。非徒使君畊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于堅前。欲起擊猛。堅怒。殺之。進猛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時疆太后弟德酺酒豪橫。猛收德。德奏未及報。已陳尸于市。堅使馳赦之。不及。猛與御史中丞。

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貴以罪誅者二十餘人。豪右屏息。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有法也。更以猛兼司隸校尉。居中宿衛。猛薦陽平公融。光祿任羣。處士朱彤。自代。堅不許。而皆擢用其所薦者。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二人。自後上下咸服羣臣。莫敢復言。晉太和元年。堅使猛率眾寇晉。荊州掠萬餘戶而還。是歲苻雙。苻柳叛于堅。苻瑛。苻武並應之。堅遣使諭降。不受。猛與鄧羌。張蚝等奉命討平之。四年。晉

桓溫伐燕。燕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朝臣皆不許。猛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雍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黽，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荀池、鄧羌等率兵救燕，敗溫于譙。而還時，燕慕容垂避害來奔，堅郊迎之，以為冠軍將軍。并其子，令及楷皆厚禮之。猛謂堅曰：「垂父子譬如龍，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納。桓溫既退，燕悔前割地之詞，堅大怒。遣猛及鄧羌等帥師取

洛陽。猛初發，長安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坐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既至洛，猛賂垂所親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王猛欲入，如仇秦王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遂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為追騎所獲。堅勞之，禮待如舊。猛拔洛陽城留兵鎮之，乃歸。以功封平陽郡侯，加司徒錄尚書事。猛固辭曰：「今戎車方駕，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不得已，乃寢司徒尚書之命。五年六月，遣猛督鄧

美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燕。堅親送之灞上。謂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吾當繼卿。星發相見于鄴。已救漕運。相繼。伯憂賊不煩後慮也。猛對曰：臣仗威靈。奉神算。盪平殘燕。如風掃葉。不煩鑿輿。親犯塵霧。但速救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猛于是進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兵入晉陽。進與慕容評相持于潞川。遣鄧羌。郡將徐成。覘燕軍。過期乃返。猛將案軍法。斬之。羌爲固請。願以戰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勸兵將攻猛。猛乃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于郡將尚爾。況國家乎。猛聞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王猛

三

評貪鄙。士皆怨憤。莫有鬪志。款曰：慕容評奴才也。雖衆可所用之。乃陰遣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其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暉遣使讓評。且趣進兵。評懼。請戰。猛陳于渭源。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此勍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

不悅而退。俄而兵至。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蓮矛馳赴燕陣。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于是進師圍鄴。堅聞捷。乃自率精銳十萬赴之。猛潛出迎于安陽。臣主相見甚懽。遂入鄴定燕。令嚴政簡秋毫無犯。遠近帖然安之。軍還。進封清河郡侯。賜以妾妓車馬。甚盛。固辭不受。留鎮冀州。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避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戎戍。歷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王猛

三

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再
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臣向庸獨而應斯舉昔東野窮馭
顏子知其將敝願迴日月之鑿矜臣後悔堅竟不從委任
益篤常救其諸子宏丕等曰汝事王公當如事我也時廣
平麻思流寓關右請歸葬其母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
已符卿發遣及已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下令如流水
皆此類也猛宰政公平黜尸素拔幽滯官必當才刑必當
罪外修兵革內務畊作崇儒興學教以廉耻由是國富兵
強戰無不克奈國大治性剛明于善惡尤分微時一殮之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王猛

三

惠暉眊之忿靡不報焉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
稷分遣諸臣禱河嶽諸祀始過疾少瘳為赦境內殊死以
下及篤猛疏謝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悲動左右親
臨其第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
安和臣沒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
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時年五十一比敘堅三
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
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諡曰武朝野巷哭三日

論曰王猛桓溫並一時人豪而覲面遇之交臂失之棄

雄才以資強敵固溫之不能爲國薦賢亦天不欲使海
內混一也。猛才氣出溫右而識又勝之固自知不爲溫
容。卽溫能下猛而典午諸君皆碌碌守文非可與大有
爲者觀其在秦二十餘年君臣魚水終始勿間乃得展
其夙抱揆文奮武拓境安民雖諸葛治蜀無以遠過猛
固可大用而堅實能盡其用也。猛剛明有餘寬厚不足
其激殺樊氏詐叛慕容皆非君子長者之道。蓋管商雜
霸餘習視武侯之忠誠弘雅氣象固殊焉。然臨終猶繫
心江南不忘正朔則知其用秦固有大不得已者而溫
跋扈朝廷睥睨天位一則流芳百世一則遺臭萬年固
宜相遇之差池矣。

南朝宋

沈慶之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孫恩之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隨鄉族屢擊却之遂以勇聞後以邑里流散躬耕作苦年四十省兄于襄陽竟陵太守趙伯符署爲寧遠中兵參軍爲設規畧擊破蠻寇伯符由此有將帥名永初二年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伐伯符病歸又隸檀道濟道濟以慶之忠謹曉兵稱于文帝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出入禁省領軍劉湛欲相引接謂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沈慶之

五

曰卿在省歲久比常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當有轉不敢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袴而見上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對曰夜半喚隊長詎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羣蠻緣沔爲寇以慶之爲建威將軍進討大破之後爲孝武帝撫軍參軍隨征蠻寇屢有功前後降獲五萬餘口還京師復爲廣陵王誕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率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代沔

比諸蠻八道並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于山下蠻得據

矢石官軍以是失利慶之乃謂諸軍曰今若緣山列旆仍中蠻故智又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岩不可與之曠日持久也若出其不意登山據險以衝其腹心蠻必震恐破之決矣於是皆鼓噪而登蠻大駭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項之蠻復叛攻郡城遣柳元景救之未至而郡破元景追之為衆所圍宗慤率衆先登衆軍齊奮大破之威震羣蠻慶之素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奔散曰蒼頭公復來矣又討大羊諸山蠻蠻憑險築城守禦尤固慶之乃令諸軍連營于山中開門相通朝夕不

外汲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輒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驚遁又置六戍以圍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凡獲七萬餘口悉遷建康以為營戶二十七年遷步兵校尉時又議北伐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為日已久矣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還今料王元謨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敵所恃惟馬今河水疏通泛舟北指則礪礪必走滑臺易拔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又極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于坐中難之慶之曰咍當問奴織當訪

婢今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
行以慶之副王元謨並受蕭斌都督斌與慶之留守礪礪
令元謨攻滑臺積旬不拔斌遣慶之將五千人助之慶之
曰少軍輕往無益也會元謨遁還斌欲斬之慶之固諫乃
止斌遂欲死固礪礪慶之以爲不可會詔使至不聽退師
斌復召與議慶之曰將軍得專閫外詔從遠來不知事勢
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
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
也斌乃以元謨成礪礪而自還歷城慶之馳驛歸上問曰
歷代名臣傳編

卷之三

沈慶之

三

斌欲斬元謨卿何以諫止對曰諸軍奔退莫不懼罪若自
歸者皆死終至逃散故止之二十九年復更北伐以慶之
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時亡命司馬黑石等讎動羣蠻自淮
至沔皆懼其患遣慶之督軍討之三十年又以孝武帝總
統羣帥屯于五洲慶之自巴水來諮受方略會得元凶弒
逆之問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東宮同惡不
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蔑不濟也時
劬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帝慶之入求見帝辭以疾慶之
突前以書呈帝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

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國家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主簿顏竣馳見帝曰。今四方未舉義師。而劬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乃行。慶之怒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來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帝令竣拜謝。慶之乃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于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軍至尋陽。劬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齋書說以解兵。慶之執無忌白之。劬既伏誅。孝武卽位。拜領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封南昌郡公。魯爽反。帝遣討之。臨陣斬爽。進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始興郡公。自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表數十上。至稽顙自陳。言輒流涕。乃詔聽以公就第。已而復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反也。大明三年。廣陵王誕反。復起慶之往討。誕遣人齋書餉以玉環。乃慶之遣還。數其罪惡。比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乃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及諸攻具。誕復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于城上投表令送。帝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為爾送表。汝必欲歸。

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每攻城慶之輒身先
士卒。上誠之曰。卿但當處分有方。何乃親受矢石。自四月
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司空固辭歸第。慶之家素富。產業
累萬金。一夕盡徙親戚中表同居于婁湖。以宅輸官。非朝
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
也。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凌厲。不異盛年。當讌飲羣臣。帝
強令賦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書之。乃吟曰。微
生過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
聖世。何愧張子房。帝大悅。衆坐並稱其詞意之美。帝崩與

柳元景等同受顧命。及廢帝子業立。加几杖。賜三望車。慶
之謂人曰。我每游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
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並固讓不受。柳元景顏師伯嘗詣
之。嗚嗚滿路。會慶之獨與一僕在田。乃悄然改容曰。吾儕
素貧賤。際會及此。當共惟挹損之美。老子八十之年。目見
成敗多矣。安用炫此車服爲。遂植杖而芸。不顧。元景等撤
侍從從之。乃歡對竟日。慶之旣通貴里。老素輕之者皆膝
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諸沈中爲刳首者數十
慶之詭爲置酒大會。並殺之。合境肅清。帝旣狂悖。衆勸之

廢立蔡興宗尤反覆開諭其弟子文秀亦再三言之至泣下終執不可及柳元景等謀立義恭以告慶之慶之據發其事皆伏誅進侍中太尉而帝凶暴日甚慶之猶強諫帝寢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知其必諫乃閉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渡而還帝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詐言病卒時年八十諡曰忠武明帝卽位追贈侍中司空諡曰襄

論曰沈慶之目不知書而審幾決策往往闇與古合忠事三朝至老逾篤而功成身退不以寵利居之視霍光

之盛滿不戒者識量固殊焉然當子業時以縱欲敗禮之君值眾畔親離之會而違公議不定大計自謂竭股肱之力繼以忠貞不知古人所爲計安社稷以康先帝之靈者殆有權焉使三祖之子孫臣庶幾無遺育卒亦十不保其身上不濟其君宋事自是不可爲矣彼蓋目見夫徐羨之傅亮輩廢義符立文帝卒以誅戮故徘徊隱忍甘以身殉悲夫

南朝梁

章叡

章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漢丞相賢之後父祖歸宋寧遠長史叡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其從父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官視如己子時叡內兄王澄嬖弟杜暉並負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視澄暉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至于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與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永元初為雍州刺史袁顛主簿顛與鄧琬起兵叡因求出為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二

章叡

五

義成郡遂免顛禍及齊末多故思還鄉里乃求為上庸大宋時陳顯達崔慧景頻逼建鄴衆惶駭莫知所從叡曰陳非命世才崔亦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于吾州矣乃遣二子自結于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倍道赴之帝拊几喜曰吾事就矣義師克郢魯平茹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疫死者十七八積尸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為營理百姓賴之帝即位累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率州兵擊走魏

寇天監四年詔叡督軍北伐叡遣馮道根等攻魏小峴城未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請還授甲而後進戰叡曰彼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乃皆殊死戰魏兵敗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能下叡夜堰肥水舟艦大通先攻其東西二小城會魏援軍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雖請何及且吾益兵彼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韋叡

三

亦能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時叡遣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堰魏人攻拔之遂乘勝至堤下兵勢洶湧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織扇麾幢于堤下樹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爭之兵少却因築壘于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比合肥城四面臨之魏城中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叡體素羸未嘗跨鞍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進次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去魏甓城甚

近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懼其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于是遷豫州治于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與將軍楊大眼等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軍于邵陽。洲義之拒守六旬。城幾潰者數四。帝命叡救之。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時魏軍甚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敵已隨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帝勅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韋叡

三

矣。叡于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驚曰。是何神也。城中知有外援。士氣百倍。時楊大眼勇冠三軍。將萬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率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憚而退。至夜復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避箭。軍中皆驚。叡于城上厲聲訶之。乃定。魏人先夾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與橋等。會三月淮水暴漲。卽遣鬪艦進臨賊壘。別以小

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熾，募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諸將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魏軍大潰，英單騎遁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溺死者才餘萬，斬首亦如之。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禽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以功進爵永昌侯，尋拜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兵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時元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退。十四年，拜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韋叡

三

陰儁光泣止叡，及爲州儁，光道候。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于路矣。餉耕牛十頭。叡于故舊無所遺，鄉里皆懷其德。明年，表致仕，不許。尋徵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兄孤，過于己子。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族，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洽聞。叡坐使說書，其所發摘，稜猶弗之逮也。時蔡方銳意釋氏，士民從風而靡。叡獨不與衆俯仰，所行略如平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年七十九。帝臨哭甚慟，諡曰嚴叡，有雅度。涖人以愛惠爲本，所居皆有

政績雖在軍中。被服必于儒者。初邵陽之捷。昌義之甚德。叡與景宗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時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論曰。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至考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韋叡以羸瘠之軀。指麾板輿之上。出奇制勝。威震敵國。綸巾緩帶之風流。豈復遠哉。夫上有好。下必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方梁武佞佛。舉國若狂。明經如徐勉。而言孔釋之同。行身如江革。而受菩薩之戒。獨叡毅然不少回惑。可謂篤信好學矣。其遇敵不懼。有功不伐。皆定力使然。非能強而致也。

北朝齊

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也。祖那瓌，魏光祿大夫。父金齊威，陽郡王。太師左丞相光少而雄傑，寡言笑。尤工騎射。年十七，從金西征宇文泰。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馳射中之，因擒于陣。擢都督，嘗從高澄獵洹橋，見雲表一大鳥引弓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進爵鉅鹿郡公，以累戰克捷，官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二年，詔光督步騎二萬城軹關，仍築長城三百里。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斛律光

完

置十二戍。三年，周遣齊公憲及尉遲迥、王雄等來攻洛陽。光率騎拒戰，雄馳馬衝陣，光僞退，雄追之，接稍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光。光惟餘一矢，射雄中額，殺之。周師大敗，迥、憲僅而獲免。遂築京觀于洛，遷太尉。初，周人嘗懼齊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是，齊嬖倖用事，軍政漸弛，反椎冰以備周兵之逼。光每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翫聲色乎？」武平元年春，大敗周師于宜陽。進右彊相。其冬，又率騎兵于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周師相持。周人憚不敢進。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

將韋孝寬等來逼光與戰于汾水。大破之。又與周將紇于
廣略大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戍。捕擄千餘人而還。
未至鄴。後主敕令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乃密表
請使宣慰。而朝廷遲留不發。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
帝聞心甚惡之。急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進光左丞相。
初。後主弟琅邪王儼爲中丞。性明毅。惡和士。開陸令萱。穆
提婆等專權。間構使馮子琮奏士開罪狀。執而斬之于臺。
儼親信因逼儼帥兵士三千人屯千秋門。欲并誅提婆母
子。後主急召光入。光聞儼殺士開。拊掌大笑曰。龍子所爲。

固自不似凡人。因入內見後主。王方帥宿衛授甲出戰。光曰。
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
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
曰。大家來。儼徒駭散。齊主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
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于後主曰。琅
邪王年少。輕爲舉措。稍長自不然。後主拔刀環築其辮頭。
良久乃釋。後主又欲盡殺儼府吏。光曰。此皆勲貴子弟。誅
之恐人心不安。于是罪之有差。時祖珽媚于令萱。勢傾中

外。光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

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焉。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又嘗求娶光庶女，不許。後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嘗種禾，伺馬以備寇難，今賜提婆，毋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並怨之。其女爲皇后，又無寵于後主。珽因而間之。會周將韋孝寬謫光威名，詐爲謠言，使謀宣之于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榭樹不扶自舉。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斛律光

望

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光聲震關西，光弟羨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後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不可。事遂寢。旣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家藏弩甲，奴僮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後主召珽問之，珽請遣人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後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光顧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遂與三力士共拉殺之，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

下詔稱其反，并殺光二子。珽使郎官邢祖信簿錄光家，僅

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予杖一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亢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光居家嚴肅，性節儉，簡聲色，門無賓客，杜絕饋餉。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效其父金之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營舍未定，不先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解甲。常爲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撻背，終不妄殺。士衆皆爭爲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卽歸之。在西境築諸城，成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不伐其功，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敵人所憚。周武聞其死，爲赦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此！以其小子鍾襲封焉。

論曰：北齊之先，本以詐力逆取人國，其子孫復不順守。當時諸將相非跋扈則傾邪，其號稱佼佼者，僅楊愔、斛律光二人而已。愔聰明才力，綜機務，典選舉，均不忝厥職。然身爲人臣而妻母后，位極宰相而執厠籌，敗閑蕩檢，莫斯爲甚。及當少主國疑，進無禦敵之勇，退無保身

之智。其召禍蓋亦宜然。明月之與遵彥。雖皆不得其死。然彼死于疆臣。則呼吸猶有可轉之機。此死于闇主。則天壤更無可逃之義事。固不容例論者。先儒胡氏以爲光旣不能明告于君。王諸奸誤國之罪。又不能委權而退。以免于滿溢。夫不仁不可與言。親如儼尊如獻業。有明徵光以累世勳舊。又無可去之道。計惟一死報國耳。光小心儉約。憂國忘家。邦以其存亡爲安危。敵以其死生爲慶弔。可謂世臣其人。乃其歿也。尚得邀易代之褒于仇讐。其生也曾不得回一朝之聽于君父。萬里長城頓自壞之。豈獨天之降罔哉。

隋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熾本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始復姓焉弘偉容貌好學博聞在周襲父爵隋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以典籍散佚表請開獻書之路于是詔獻書一卷賚緡

一匹未三年篇

帙大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卒

敕撰五禮百卷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述黃帝堯舜殷

周遺制又廣引鄭康成馬宮劉向馬融服虔蔡邕盧植王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三

牛弘

四

肅諸大儒註解辨駁別白請以禮經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上饗帝配祖下弘風布教時帝以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大常卿尋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辭撰定圜邱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博采揚雄劉歆蔡邕諸書進議且言律本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惟用七律此外五律竟復何施須依禮作旋相為宮之法又論六十律不可行引京房書反覆辨証上甚善其議又以華夏正聲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器請加修葺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雜有邊

商之聲當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等參定帝終信何妥之言不聽用旋官法及新樂成淫厲而哀識者歎其不久焉時楊素恃才貴倨惟見弘未嘗不改容素將擊突厥詣弘別弘送至中門而止素曰吾以遠征來別何相送之近弘竟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獻皇后崩王公已下莫能定其儀注素以屬弘弘了不辭讓斯須具備皆有故實素歎口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進吏部尚書每選舉必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

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爲多時服其識度大業初進上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凡壇墮牲幣皆弘所定又詔弘與旅騎尉劉炫等造新律十八篇時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百年之久萬里之遙皆須追証前案事繁政弊職此之由故曰省官不如省

事也。弘咨嗟稱善。六年從幸江都卒。贈葬甚厚。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安侯諡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行已恭儉。言常呐呐不能出。性寬厚。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弟弼醉酒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孝友弘緩皆此類也。

論曰。史言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惟弘一人。以隋文之猜。隋煬之暴。而周旋數十年。不懼其難。倘所謂默足以容者乎。開皇以來。主字既一。海內富強。正禮

樂可與之日。大明堂者。禮之大也。鍾律者。樂之微也。弘該洽典文。言論皆則古稱先。菲苟而已。使得聖明之主。探其本而敬用之。禮行則不爭。既衆著于君臣父子之義。樂達則無怨。又陰消其放辟邪侈之心。內和外順。揖讓而治。天下者莫善于此。豈復有弑奪于上而寇攘于下者乎。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觀隋氏父子益信。

歷代名臣傳續編卷之四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漳浦藍鼎元分纂

唐

李大亮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有文武才略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瘡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李大亮

北境下書獎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祏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祏方圍馱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

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歎亡。帝遂欲懷四裔。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員。又置降裔于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大亮上言。臣聞綏遠必自近。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爲劔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李大亮

二

與賊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爲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爲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元齡居守。元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橐。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爲舍。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

言而內剛烈不可于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見情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柘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賞祿加焉嘗以微時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力也願悉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李大亮

三

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

論曰大亮位封疆居職守征伐乎定之功不及英衛謨猷弼亮不及房杜王魏馬褚諸公然觀其隨事指陳及臨沒遼東一疏抑亦可以知其概矣蓋太宗用之有不盡其才也大亮讀書識義理嫻韜略修門內行厚于天性徽烈尤堪仰企云

張元素

張元素蒲州人。隋末以小史任景城縣戶曹。建德亂，被執將殺。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白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卽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因得釋。秦王世民平建德，以爲景州錄事參軍。卽位，召問治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參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帝稱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修洛陽宮，以備東幸。上疏陳五不可，大略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張元素

四

言東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疲人失望。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數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驚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帝顧房元齡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後若必往，雖露坐亦無傷也。卽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令傳太子承乾尋遷右庶子。太子好游畋，不悅學。屢上書諫，以苟違天道，人神棄

之古昔三驅非以教殺以除民害不宜反玩為娛有損盛德孔穎達奉詔勸講宜數逮問惡小必去善小必為禍福之來皆根于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之不護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復上書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須學古師訓以表飾之雕蟲小技止可間召以代博奕豈宜屢親騎射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性靈以為常哉帝聞擢銀青光祿大夫太子久不見賓友元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詖艷嬖何足顧哉太子憚其過嚴夜遣人狙擊幾死又聞宮中擊鼓聲元

素叩閤正言面出其鼓破之然卒不悛最後不得已復上書曰周武帝平山東卑宮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贇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狂暴日熾宗祀以亡故隋文帝代之至楊勇為太子驕肆敗度自請有泰山之安詎知一旦致慈父之隙遂使煬帝失國今上以殿下父子至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詔未六旬用逾七萬龍樓望院悉為工匠之肆深宮禁門無異闐闐之區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復無悅道好學之資觀舉措又有因緣戮辱之罪外所瞻仰如此

內之隱密可知。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數宜召進，以廣
徽美。今反猜嫌，飾非拒諫，禍可既子。太子怒，遣刺客伺之。
及廢例，坐除名。頃之授潮州刺史，徙鄧州。高宗時以老致
仕。

論曰：魏徵稱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元素諫諍至為微
所許，則其賢可知已。太宗英主，可以理奪，承乾不令，未
如之何。今觀其孤忠懇懇，正言獄獄，瀕于死而不悔，雖
承乾之天終不可回，而元素之心固已共諒于天下後
世哉。

蘇頲

蘇頲字廷碩武功人也少敏悟一覽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舉賢良異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頲驗發其誣多所洗宥神龍間拜中書舍人時頲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明皇平內難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泉湧吾所不及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詔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蘇頲

七

以為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此遂為例由頲始也時李義對書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父又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帝怒欲自將討之頲懇切極諫不納因言願稍遷延以須西音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來獻帝乃止詔立靖陵碑命頲為之詞頲辭以前世帝后無之審當可者祖宗諸陵皆須營立開元四年進同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或不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頲更由璟所執故帝

未嘗不從。二人相得甚歡。環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卽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方彫弊，詔頲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興力役，卽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鹽，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使蜀者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桿撥玲瓏鞭，頲不予，奏罷之。或病其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廢忠節耶。萬州蠻苴院與吐蕃共謀入寇，獲其間諜，將吏請計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苴院愧悔，謀遂寢。從封泰山，詔撰朝覲碑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謚文憲。頲性廉儉，俸廩悉散親族，儲無長貲。與張說文章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留中，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爲文章云。

論曰：頲與父瓌相繼稱賢相，可謂盛矣。頲任職公忠實，有過乃父者，故能與宋璟同心輔政，翼成開元之治。則

其賢非淺鮮也。在蜀能扶彫敝，寢蠻謀，秉道敷奏，不以

遠近廢忠節。文辭敏贍。與張說齊名。然說多權譎。而頰終守正。說與姚崇不免有猜。頰與宋璟相得甚歡。故削說而錄頰云。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蘇頌

九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方九歲始名訓入見明皇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天寶元年為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不生事嘗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幸功名有漆弓百五十勛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敵隙時出奇兵襲克之軍每出各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王忠嗣

十

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甚遠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輒大破之又討吐谷渾于墨離平其國帝方圖石堡地詔問攻取計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忌其功日鉤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下石堡詔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付兵而士無賞格兵馬使李光弼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

延光心然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鼓士勇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讒口乎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受責天子不過以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忠嗣豈忍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光弼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復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帝怒又安祿山城雄武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禁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王忠嗣

十一

驗罪應死哥舒翰力陳其寃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畧盡卒如忠嗣言初忠嗣在朔方每互市輒高償馬值故諸蕃爭來市而蕃馬漸少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故邊兵益壯馬以滋息

論曰忠嗣負勇敢善用兵而能持重不生事斯其所以爲賢乎不以所得易所亡不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此仁人君子之言不意于將帥中見之從來爲將皆利立功爲相乃思全民忠嗣以名將之才兼有相臣之度雖

不幸為林甫排擠弗得盡展所長然有唐大將控邊鎖
重不擾威愛並行者必以忠嗣為稱首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王忠嗣

十二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後徙韓城又徙下邳父季庚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洎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甚重之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整屋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官人憲宗頗采納于頓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頓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策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鏐獻羨餘將加平章事居易言鏐求進奉不卹彫瘵若假以名器恐諸道聞之爭裒割生人以求所欲殃民壞法不可復追李絳亦諫曰鏐在河東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千五百兩居易又與李絳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帝遽命出付度支是時孫琦

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
金吾將軍居易請罷璣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
囚繫閬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
妻嫁債無償期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
宗叛詔吐突承瓘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
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
良國監之高宗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
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承瓘為制將又充
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白居易

十四

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又諸將耻
受承瓘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且陛下念承瓘勤勞富
之可也至于軍國權柄動關理亂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
自墜法制以損聖明乎帝不聽既而師老不決居易又言
亟宜罷兵毋貽後患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元微之以使外
召還宿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微之傷面帝引
前事貶江陵士曹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使
臣先貶恐自今中使益橫人無敢言者且其為御史舉奏
不避權貴切齒者眾恐自今無復為陛下言者矣不聽後

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尹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

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為流言所中出為蘇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白居易

五

適所遇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為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緡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將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

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爲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不聽。居易乃勾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文宗立。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白居易

六

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不拜。以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李德裕當國。素惡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諡。居易被遇。憲宗時。知無不言。多見聽。可爲當路者所忌。遂擯。斥不獲。施乃放意。文酒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嘗與胡杲。吉叟。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最工詩。頗以規諷得。

夫元能諧俗好。至數千篇。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微之。酬詠。故號元白。微之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及敏中爲相。請謚曰文。東都江州人。皆爲立祠。

新唐書贊曰。居易與元微之。以詩齊名。然居易用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以立功。雖被斥而志不衰。當宗閔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微之中道微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論曰。憲宗未平蔡以前。孽孽爲治朝多直臣。時裴垕爲

相。居易及李絳爲翰林學士。屢進讜言。天子改容聽納。及絳爲相。直臣之氣益張。居易其可謂乘時而奮者矣。宋蘇軾每作詩。輒以居易自比。蓋平生遭遇有相似者。由今觀之。二人之忠節直氣。不相上下。而雄邁之才。軾固不可及。至于冲遠和粹。居易又自有以過人者。雄峙二代。振耀今古。未。知其孰先後也。然皆弗獲展布其能。豈所謂以文章掩其政事者歟。

柳公綽字實京兆華原人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累遷開州刺史邊寇常迫城史白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耶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旻俱爲判官尤相引重召爲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數出遊咬公綽奏太醫箴以諷天子高其才且謂公綽愛朕深置之坐隅踰月拜御史中丞李吉甫復當國坐與裴埶厚出爲湖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柳公綽公權

六

南觀察使乞便養求分司東都不聽俄徙鄂岳時方討元濟詔發鄂岳卒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卽自請行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悉以兵務屬之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感勵盡力嘗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復命拜京兆尹以母喪去官長慶元年復爲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驛旁午公綽奏館遞匱乏驛置多缺敕使衣緋

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宦官共惡疾之。改吏部侍郎。又改禮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牛僧孺罷政事。持節武昌。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入為刑部尚書。俄拜邠寧節度使。先是神策諸鎮列屯部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柳公綽小傳

九

中。不聽本道節制。故寇得窺間。公綽論所宜。因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復為刑部尚書。太和四年。為河東節度。遭歲惡。撙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士卒鈞。北使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至意。闢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陜北有沙陁部。為九姓六州所畏。公綽撫之。以恩。沙陁悉力保障。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一日召故吏韋長。至謂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諡元公。綽所

取士。多知名。性仁厚。嘗曰。吾蒞官。未嘗以私喜怒加于人。子孫共昌乎。在公卿間。最有家法。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皆束帶。省于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子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于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遇飢歲。每飯不過一器。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令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必于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許納拜。妻韓氏。相國休曾孫臯之女也。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啟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能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及公綽卒。子

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于通街。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于馬首。公權屢止之。終不小改。律身以禮。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賦吏法。凡理藩府。急于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餼犒軍必華盛。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于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柳公綽公權

三

選壻。出俸金為資裝嫁之。官至天平節度使。以廉直稱。仲郢子珙亦賢。為御史大夫。

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朝。遷中書舍人。充

翰林書詔學士。常與同僚六人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

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異日與周墀相對論事。不阿。墀為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晔領邠寧。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晔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居官無玷。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對曰。晔誠勲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送女還家。其忠益多類此。武宗時。累封河東郡公。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公權博貫經術。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其書法勁媚。自成一家。文宗嘗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愛其情詞皆足。命題于殿壁。曰。鍾王無以尚也。

論曰。公綽侃侃以忠智自將。負文武之材。公權諍而不阿。亦其次也。遭牛李相傾覆。以好惡為盛衰。公權中廢。其亦有不盡其才者乎。自漢以來。家法最著者。東漢楊氏。唐柳氏。宋呂氏。為首稱。楊氏世篤忠貞。自震至秉。及

賜皆為名臣。呂氏蒙正公著希哲祖謙俱以事功學術
顯。柳氏雖不及楊呂。然風節自持。律身無過。而孝友傳
家。嚴整有法。尤士大夫所宜矜式者。以此立朝。必能不
負吾君。以此傳世。庶其克昌。乃後君子所以重門內之
脩也。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柳公紳公權

五

李藩

李藩字叔翰趙州人也少沉靜有檢局姿儀閑美敏于學問家本饒父卒務施與不數年所積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晏如也杜亞守東都署爲從事張建封辟爲徐州從事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藩曰畏難之秋君宜謹守土來欲何爲須疾歸否則以法劾君矣兼錯愕而去恨之因誣奏藩搖動軍情有非望德宗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得詔不忍發召藩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以百口保君矣帝未信亟追藩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李藩

五

入見望其儀度曰此豈作亂人耶釋之授秘書郎朝臣慕其名爭欲見之時尚書王紹得幸邀藩一造當卽用終不往王仲舒韋成季呂洞強致之藩惡其朋黨烜赫日會聚飲酒好爲俳語相狎昵一見卽謝絕後仲舒等果敗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初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卽于黃紙後批之吏驚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文狀也何名批敕裴垵薦藩有宰相器會鄭絀罷因拜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忠謹知無不言帝以爲無隱甚重之問以前世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

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人君不貴珠玉。惟務耕桑。則人無淫巧。風俗敦本自然。祭藏充羨。稼穡豐登。若務竭民力。好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自然國家貧困。盜賊乘隙而作。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執言。又問祈禱之說。藩對曰。自古聖遠不為妄禱。昔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漢文帝每祭祀。輒有司敬而不祈。是皆達識遠覽。超然盛德。禍福之來。咸應行事。苟為非道。何福可求。若使神明無知。能降福如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取。況神

明乎。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有詔下中書門下。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不可。應別作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日暮勢迫。出今日便不可止。何暇作別奏。耶。事竟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之。後數日。吉甫中藩以事

罷。為太子詹事。明年為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未行。卒。年

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貞簡

論曰藩當時推爲鯁挺。觀其挫杜兼。絕朝貴。請謁氣。繁固已凜然矣。給事批勅。宜爲宰相所忌。而裴垪以此薦之。取筆塗詔。亦太躁率。憲宗聽而不罪。然則藩之鯁挺。固亦其君與相共成之者乎。祈禳之說。神仙之對。非聞道守正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李藩

丁六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遷右補闕。元和初，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常持讜言正論。憲宗嘉納，因詔自今學士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他學士不得上書矣。堅不奉詔。帝聽之，惠昭太子薨，是時穆宗居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將建東宮，帝命羣為澧王作讓表。羣不奉詔曰：「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為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崔羣

七

季安以五千緡助營開業佛寺，羣以為無名之獻，不當受，詔却之。進戶部侍郎。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貨產。帝又語羣以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當死，其母老，丐子以養。羣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侍出，敕無及矣。」于是免死。其啟奏平恕，多此類。帝嘗語以聽受之難，比詔學士集前代事為辨謗畧，以自警鑒。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欺偽審之至難。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其要在於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以

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有欺。帝聽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
羨餘錢七百萬。羣以爲受之失信天下。請賜還其州。以紓
下戶之賦。時皇甫鎛以言利得幸。陰結左右求宰相。羣奏
用人得失。所係非小。明皇用姚崇。宋璟。蘇頌。盧懷慎。韓休
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人皆以天
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
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願陛下以開元初
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左右皆爲感動。鎛
深恨之。會羣臣請上尊號。與鎛議不合。鎛譖之。帝不樂。鎛

歷代名臣傳續編

卷之四

崔羣

三

給邊軍不時。又物多蔽惡。軍士怨怒。流言欲爲變。李光顏
憂懼。至引佩刀欲自決。中外皆恐。羣具以聞。鎛密言。邊賜
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于
上也。于是罷羣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徵拜吏部侍郎。勞
曰。朕升儲副。卿力也。羣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
有焉。且陛下爲淮西節度使。臣草制云。能辦南陽之牘。允
符東海之賢。若非知旨。敢輕言哉。俄拜御史中丞。浹旬。授
兵部尚書。武寧節度使。副使王智興得士心。討幽鎮。還藉
兵脅羣去。詔以智興爲節度使。左遷羣秘書監。分司東都。

歷兵部尚書。荆南節度使。改檢校吏部尚書。左右僕射。卒。
年六十一。贈司空。

論曰。崔羣言用人得失。所係匪輕。非特為皇甫鎛言之也。范氏謂聖人復起。必不能易於戲信。夫羣公忠平恕。議論知大體。羽翼穆宗歸功先帝。其賢更可嘉也。武寧之逐。不足為賢者累。故綱目諱之。

